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　岑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五

明　胡直　撰

議

屯田議

大司馬許公以軍餉日匱計脩屯政乃下羣屬議之于是觀政進士胡某議曰自三代之後兵農既分則兵有待食不足之慮農有餉兵不勝之累於是欲為寛民濟

兵之策者則莫良於屯政故屯政者所以舒漕輓固守禦而古今足兵食之上計也乃若漢唐設屯記載昭灼雖各有用民用兵之不同然其寛民濟兵有利無害則一而已逮我國家經制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為準有事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無事則七分屯耕三分守城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督理之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尤良然而承平既久法玩政弛内地則私相貿易外邊則侵占荒閒雖有屯名而

無其實矧邊徼連年寇警荷戈被甲尚稱之人而復能分兵以耕乎又益以客兵則軍食日亟軍儲日匱往往出師百里未及三日卒以食盡至煩當宁屢出內帑以賑其乏乃者內帑又復告匱比年以來計國大吏始有意於屯政之脩若內地則增設撫臣以董其政外邊則勑遣重臣以稽其弊殆未嘗不奮然求理也然旋設者復撤清稽者未行此其利害所在豈亦有難與圖成者與嗟乎此屯政所以貴熟講也今夫內地之田不過一

風力使臣盡心清理則弊端可塞舊制可復至淮徐開荒亦可攝之兵備責之有司苟得其人其舉此非難也又奚必以疲病之地而增設一撫臣哉惟今日之勢莫急於邊亦莫難於邊葢常深思今日脩屯足邊之方則其說有六請為當事者陳之一曰復侵占夫九邊不遑縷舉今獨觀諸宣大可知彼宣府舊納本色二十一萬一百七十六石有零大同新舊本折一十二萬九百六十七石有零其屯利亦不可謂不厚矣嗣是侵占荒閒

損十之五近年勅遣重臣清稽若指揮王鏵首出原種屯田四百畆軍人李天祐任仲義等告訐田地其數不貲而撫臣以為邊地當簡節濶目以鎮定之豈以其激則為變耶愚則以為行之有漸而措之有方雖變無繇也不然則豈弊端終不可稽而屯政終不可復與故今日得人則侵占不可以不復也二曰復紅牌昔者永樂之時各屯置立紅牌刋書各千百户指揮管轄旗軍姓名于上百户一員則轄旗軍若干名千户一員則轄百

户若干員指揮一員則轄千户若干員都指揮則總其事專設僉事則稽其成至撫按邊郎督其入兵備守廵分其責故當時事皆脩舉而田亦不廢兵可得濟然則為今之計紅牌不設而欲屯政之脩是猶治亂絲而無其緒也其有能得其理者必不可幾矣三曰築墩堡昔趙充國屯先零必乘塞列隊而後可耕韓重華耕振武亦屯堡相望而後敵不為暴此往事之較著者也聞近日墩堡為敵所破壞似當刻日脩補計里相望勢若牽

㺜使耕者不爲敵擾而刈穫有期不然則雖有李悝蒙恬以開地神禹后稷以尊民萬未有能耕者也四曰增人户夫邊徼之地不患無田而患無人今每邊主兵不踰四萬其不可以贍耕明矣議者謂欲修祖宗流徙之法凡富民殘衆贓吏武職犯法情重者悉令徙邊夫富民贓吏武官皆有顧戀至於子弟臧獲之多又可以佐力而疾耕也誠舉而行之則與募民實塞其爲利又大相懸矣五曰開荒蕪夫紅牌既設則田各有屬至于荒

棄之地袤延至廣若能出令令各兵墾種期以三年之後若百户歲增糧一百石草至五千束千户歲增糧至五百石草至二萬五千束則即行陞用其有不及者亦量為賞酬庶幾人樂為勸而荒閑不患于無耕矣六曰擇將帥夫屯政之脩其責非獨憲臣而已蓋亦由將帥得人焉故初興之國將帥得人則我勢勝而兵力省糧餉舒矣以既舒之糧餉而屯政益脩者敵不得我擾故也繼感之國將帥不得人則我勢弱而客兵煩糧餉亟

矣以旣亟之糧餉而屯政反不得修者我望敵而棄焉故也當今之時正客兵煩重糧餉孔棘之秋也俾不求將帥而專責於憲臣特恃乎墩堡是猶徒手搏虎而欲以樵採也亦不可幾矣昔者越國旣敗得范蠡則易敗為勝齊國旣弱得穰苴則易弱為彊夫以諸侯之末世且然而況擁天下之大據豐亨之力勝彊之權猶為在我者乎今者當宁誠必求天下出羣之才置列大將以操其可為之權振其我勝之勢則客兵可以全省而屯

政亦復可舉矣而建議者猶謂鹽法與屯政相表裏曩年鹽法未弊各商賈趨邊自築墩臺自備牛具代治屯田且種且輸至便利也今欲復屯政當令衆賈如曩種輸可也雖然此亦昔之將帥得人故也今將帥擁千萬衆尚不得以存其闗堡彼鹽賈將何恃以無恐故將帥苟不得人則非惟徒搏不樵而虎害益以不支雖督鹽賈加之斧鉞不能責其耕矣以愚之議自謂屯政大略計無有易此者或者又謂其田鹼鹵不可耕則請折之

以王鏜李天祐之侵占非其鼤鹵不可耕者乎乃若墩堡牛具之費則内儲必有可措設者不然則輟内地冗員冗費以給之其置此亦不難矣書生過計未識廟算謂何如也謹議

說

巽說

夫聖人之學備於易而巽之說為盡之巽者一陰伏於二陽其象為風其德為順是故聖人委於天地萬物順

應而不窮者巽之謂也然巽上為旅下為兌不能通於旅與兌之義而巽之說不可見矣夫旅逆旅也非吾恒能有也兌說也無弗說諸心也世之人莫不以其身為萬萬不可壞毀自穹壤之大以至毛髮之細咸謂可執而有之是故視其身之膠於物若居不可出之狴而困不可解之梏當其時視世之為旅人於江湖間逍遥者其胥淵相絶也如此則觸其目攖其手足罔非逆胸迫腸之地而望其委順於天地萬物者必不可幾矣不能

委順於天地萬物而今求一瞬之說於心亦不可幾矣以吾試觀於古今人何莫不然是故聖人旅其身旅其天地萬物旅其身則不有我旅其天地萬物則不有天地萬物我與天地萬物皆不相有而後隨萬物之低昂而委順以應之夫委順則無事矣故聖人繫曰巽稱而隱隱也者言無事也又曰巽以行權權即所以稱也學至於能權則以我宰乎天地萬物而我無天地萬物之累以天地萬物宰於我而天地萬物無我之累我無天

地萬物之累故我適天地萬物無我之累故天地萬物適我與天地萬物不相有而相適則其悅諸心也豈獨加於南面王樂已乎然非始諸旅則靡所入非終于兌則不知其所歸得其所入所歸則巽之說見而易之義盡斯聖人之學為不詭矣永新劉某與余同學于念菴羅先生因出其先君巽屏冊示予葢先生所撰諸薦紳作者咸在固以其簡末屬予夫子不能知君之行事然而知先生之學聖學也君能勑其子游先生之門則其

人可知而以取諸其號之義吾亦可得而言乃於是作巽說貽某

賀鳴甫字說

永新賀夢凰氏始字為岐甫既來太學遘翰林殿撰唐君問字君以其嫌於山名又義無可繹遂以鳴甫易之賀子退語胡子以發其旨且曰鳴世之事豈易承乎胡子曰不然世未知鳳凰又焉知所以鳴是無異其却而不敢承也今夫世之語鳳凰者必以其鱗翼龍形龜背

燕項九像六苞五色三文然後交口而信之者是惑于形也亦必以其胎於火精產於丹穴棲必阿閣翔必紫庭然後交口而信之者是惑於地也夫形與地鳳也使隼行而鶡聲焉亦將從而鳳凰之乎然或有鳥焉雖不鱗龍龜燕其形火精丹穴其地静而嘿固衆鳥也動而鳴則衆鳥之聲與之一是又不從而鳳凰之乎夫人亦然彼尊行魁德而號賢聖者固人之鳳凰也則亦必堯眉舜目必平陽蒲坂而後與之乎是皆不然所上於鳥

者非以其形與地也以其鳴足以一衆鳥之音斯其為百鳥之王所上於人者亦非以其形與地也以其言足以一衆人之言斯其為衆人之宗夫鳴足以一衆鳥則鳴之先必有以伏衆鳥者言足以一衆人則言之先必有以伏衆人者然則殿撰君之命子者豈不遠哉子少而警敏友大學之英盆滌其俗學其將不以形地自限且知所以為鳴者矣嗟夫子誠知之則雖不言不鳴可也雖世人不辨其形不信其地不謂之鳳凰亦可也不

然則拘攣乎方隅擬議乎形似是宜其為希世為絶德而寡見其羽儀雖喈於斯世也歟子其勉之

蝨說

有壯男子焉始嘗擁貲江湖有聲既而以聲伎豪盡濵老遂衣敗絮着敝裈層複垢穢竟為蝨藪其多至斗之不盡以是寢疾骨立轉復蕃息藟蘽蟻聚相尋以食其未竭之血而爬梳薫沐勢不可復施膚既已漸土矣然後蝨亦隨以盡滅惜之者曰彼其初壯男子其自以豪侈

取匱病已不可追數然使斯人當病隙而烘蒸之則何
遽以此物斃哉彼其終不然者亦由以微小槩之而層
複之為藪澤者厚也豈不悲哉嗟乎豈惟斯人夫國亦
然當其中葉即輦轂之近且多為敝兵冗員之所盤食
而況其外而遠乎然人亦槩以微小而其所托於藪澤
益厚故國愈匱病則兵愈增官愈浮蓋自古及今而少
有不然者是故國不虞匱與病也吾獨虞其不蚤烘蒸
以至於斗之不盡爬梳薰沐之不得施則又何獨壯男

子也壯男子粤人嘆其事者亦粤人余感而著之説

蟻説

予平時見羣蟻奔營如有急難無停晷以為闘也偶暇觀數小蟻擁半死蟬負移咫步蟬仰而躍羣蟻顛頓困不勝中一小蟻返穴次似鳩侶者未至值穴蟻出聚首若相語于是穴蟻復歸頃一蜉蚍巨若豆者領千百小蟻族出共負疾趨倒曳入穴户其豆蟻却弗入四顧彷徨復領羣小蟻魚貫出或挽蟲臂或推饌洋紛紜旋轉不

能了予乃知蟻非為闘口實怵耳予以天下至微唯蟻
雖餐若蟣肝宜無弗充然奔營不已若此者是不可已
乎又見雀鼠雞豕終日奔營亦然未嘗不發哂一日予
登高山俯觀山足若駕者騎者負者擔者趨者憩者呼
而招者跂而望者隊而來又復往者其奔營亦何異羣
蟻之無停顧而思曰彼高人逸士卧雲霞漱泉石泊然
而沈冥者又不哂吾黨之為羣蟻乎或曰使人皆為雲
霞之卧泉石之漱則天下莫為理矣彼高人逸士曷以

休哉禹八年不入膚焦不毛脛疾無胝孔子席不待温

接淅而行皇皇乎捐其身家以援天下然則彼皆非歟

予曰不然禹孔子所以能捐身家援天下者以不為口

實奔營故也向使禹孔子咸奔營若斯蟻則又烏能捐

所切以援斯人乎是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

囂然樂于畎畒夫然後能徵庸陟方上下五就援天下

若斯之急也不然吾無哂於是蟻也

人龍説

夫鵬運而負天鸞決而控地鶴長鳬短鱣大鯔小各不相為者以局於陰而範於質也惟龍則不然龍稟陽德不可以質求無質故無方無方故倏大倏小倏出倏入簸蕩三光雨澤下土蟠身方尺細入幽眇龍無不可故大易以龍德語聖人之時蓋有取焉人生而有質質有剛柔善惡惡者固不足言矣其善者亦各因其質之近而成乎習夫既成乎習則沈潛高明不得以相為而陽德微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雖聖人且不能以盡怠

而況衆人乎給舍沈子𣓙天性純懿喜怒不色見氣質稱美矣比部羅子懼其範於質也因其請告歸山陰乃書册以贈題曰人龍而求說於予予以為人之生質剛而難柔者以不知剛故也柔而難剛者以不知柔故也大哉人心之知其諸所謂至陽赫赫者乎故質則有方有方則物而不化知則無象無象則神而能通君子之學以其無象而陶乎有方夫唯知而已矣故剛則可柔柔則可剛故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贊陽德也是故靈

知煌煌崇效乎天則可以時乘六龍變動不居孔子之時中是已充沈子願學之心知至至之則人將曰沈子其猶龍乎沈子勉之

雜說四首

客有為登守者為予言東海蜃氣成城堞樓臺五色縹緲出烟靄中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死海波相與嘆曰悲哉鳥乎予因憶昔時艤舟洞庭夜張燭羣蛾飛而赴者不下千百麾之不得去觸而灼死者盈案燭竟

不能明予乃置盤水其側死水中者亦無筭予時嘆曰彼赴而死者固可悲而燭為赴者之多至不能明尤可悲也此皆無異附勢而敗滅者固不足為有識道然古今才智士自作而自罹者踵相望也書之亦可為古今之一噱

予嘗見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殊絶非設色者能彷彿也詢之性果妬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趂啄之山棲時先擇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

復鶱舉卒為所擒予又觀博物志言山鷄亦愛重其毛終日映水目眩輒溺翟雉長尾適雨雪惜其尾坐樹杪不下食以至餓死悲哉是三禽何其智于羽毛不智其命也古今學士文人役終生事藻繢詞既自没溺其性命猶自珍曰吾有詩若干文若干卷足表見於後世視三禽智愚同耶否耶

莊子曰蚿憐夔夔憐蛇此各足其天不相憐可也西方有獸與卭卭岠虛者比急難則卭卭岠虛者負而走其

名謂之蟨說者謂蟨足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非附物不可以行水母無目以蝦為目此二物一借足而行一借目而視信可憐哉今之文士尊秦漢勝六經模擬句字不敢失黍米語大道罔知所始襲晚宋儒者所言是非爭訟不肯下鮮不借足目於人者又奚二物之憐夫

越人談象其齒退輒自瘞土泥中久復以鼻抓視存亡則怒而觸林木盡摧或傷人故人之取者恒潛為木

齒易之又麝亦珍其香香滿臍痛劇即自以足抓出之覆䃮溺中犬逼且死猶倒拱四足衛其臍客又言江海間有烏側魚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腹含墨值漁艇即唾墨令水黑以自混漁人視黑水占魚所在網輒獲此三物者或善藏其賄或巧護其身然皆不能免則何益矣余嘗喜莊生之言曰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不如藏天下於天下貴無心也然莊子又嘗訾伯夷笑單豹而獨賛樗木與支離滑欲自處材不材之

間則又與其言左矣老子云聖人不死以其動無之死地也夫死生之來雖聖人豈能以意違之哉天下有不自致而至者有避而不得趨而或免者矣則老子亦未可為通論也老子又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斯言允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故堯舜不能違天而必其子文王不能違天而必其君周公不能違天而必其兄孔孟不能違天而必其時顔冉不能違天而必其壽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言不自失其天而已子

生平行止安危倚伏不自由百試百驗故余多罔所顧慮無象麝之貨也將焉藏無鳥側之術也將焉混雖然唯不自失其天固有不以危危不以亡亡者存

續知命說復耿伯子

歲之甲戌耿伯子年五十又一其友周子就問之曰夫子所謂五十知天命者子則云何耿伯子為之說以答周子大畧言天之於人必有與而命之者堯舜以君禹臯以相孔子以師皆天寔命之唯知命在我不容辭故

堯舜禹臯則若饑溺若內溝孔子則憤樂相尋敎學相長矻矻無已時是夫子所謂知天命也已又介其徒劉生以緘示胡子胡子讀之曰淵哉命乎繇耿伯子言則可以知之矣劉生曰何謂也曰易不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唯至斯能宰唯宰斯能知辟之宰一家者則一家造自我矣故知一家宰一國者則一國造自我矣故知一國彼其至也久矣奚復較量其容辭不容辭哉故曰繇此可以知之曰然則宰之自我者何謂也曰宰之自

我者是造化我出宇宙在手而天者不毁矣又曷爲窮通曷爲治亂曷爲生死曷爲古今葢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而死亦生也非無古今而今亦古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知命之境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達天德則知命之說也老莊列窺其内則曰死而不亡制命在内曰長于上古而不爲老是未嘗有生死古今也唐李長源宋邵堯夫見其外則曰君相造命曰仲尼以萬世爲土是未嘗有

窮通治亂也然皆未易言是故命者誠非聖人不能知也曰若是則何以入曰從耿伯子之憤樂相尋教學相長矻矻無已時則皜皜乎盡性立命矣立命則能至而罕矣又何憂于知悲哉予獨後時未逮有類于寠而談金者也若世儒則又今之睡而聽古樂者其能有入也益難矣曰知命不敢言敢問命何物曰知性則知命矣子歸求諸耿伯子將終得之

申說贈蕭希之太守北上 有引

蕭希之太守既解服而北轅也其同年友唐君令予邑雅相切琢無仕學之異瀕行為雜說致贈凡十有二章而謬逮予予與希之不能無省發雖予於希之不可忘言亦未能有加於令君之深致也故特為之申說焉申之云者即荀氏所稱前鑒既明後復申之之義也諒哉非希之莫之契亦冀希之有以報我也

其說亦凡十有二章

孔門學仁為宗而孔子自訓之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

也孟子申訓之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是豈有異哉夫覺則無弗生矣古之先覺者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而況其近乎此非為大也其生道固然也而世之肝膽楚越門庭千里者則痿痺弗覺之為過也是故有覺德行自不愧屋漏始

是道也可存而識不可以億而中可養而充不可以襲而行世之億度事理因襲往行者其樹非不偉然然與

存久自著養臧自茂者有徑庭焉何則居貨者非家珍而經年成楮葉者興天葩也故由知止而至能慮由深造而達逢原其先存存乎

語一國則凡出令行政曰此吾國君令使然也語一家則凡出命行事曰吾家長命使然也故為國君家長正則無弗正矣人心之宰物何異國之有君家之有長茍曰嫌二氏而諱言心切事功而緩言心是舍國君家長而求其行也左矣故學貴先知本

善學者譬如種樹仁全樹也志根也師友栽培者也詩書灌溉者也君子誠有志則未嘗一日離師友廢詩書苟無志則師友為虛器詩書資詞章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嗟夫予罕見有弘毅任仁急師友契詩書之原者也

曩也常中夜思曰吾苟任仁則不節著不技揚可乎未可也何則孔子嘗言仁為道大又言仁之難成吾懼任仁之道大難成也已而思曰吾苟舍仁而他學則以節

著以技揚可乎未可也何則孔子言志仁無惡又言仁者人也吾懼弗仁之瀕惡弗人也二者嘗交戰胸中矣已又思曰道雖大然舍之瀕惡必不可也仁雖難成然棄而弗人必不可也雖節也嶽嶽而中也蹷蹷技也章章而中也役役二者奚裨其天以是始戰勝仁為任古之明四目者言以四方之目為已目也非謂寄目于一人二人者也達四聰者言以四方之聰為已聰也非謂寄聰于一人二人者也夫寄目則多指而亂視寄聽

則偏聽而生奸故君子慎辨之

今之從政者有宴荒有奕荒此易知也有文荒有書荒此未易知也予昔為監司一日適治文且閱書未暇出已而開衙則侯伺聽斷者有饑倦之色須接郵報將迓往復酬荅宴會而官燭已然矣退而鞫讞磨勘倥偬畢事卒不能滿心者十之五六此非文荒書荒何哉此亦痿痺之一端也

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良二千石斯言雖堯舜弗

之易也然卒何以理哉孔子曰富之教之孟氏曰聖人治天下使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則理天下富之不可後矣柳氏曰富民民之母也故君子為政雖篤志於益貧而亦不刻意於損富亦富之之道也

古之大人以善養人而不以善服人以善養人者唯懼已不同人故常救人以善服人者唯懼人不同已故常方人

學者是古非今臧否人物意匠顯然談鋒傑然口若馳

鏌鋣心若懐詛盟則有不氷而寒不火而炎者焉此無他區别勝而愛憎緐也是故君子欲為益身莫若退然反觀廓然自舍鑑垢盡則明自燦泉竇闢則流自長我無心而物綜也

古之修身以為教也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是故堯舜不能必於其子湯武不能必於其君周公不能必於其兄孔孟不能必於其室然而學者以是委焉則亦謂之痿痺故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已

君子學苟至于中和蓋曰匪是無以成性非將曰吾以是立極於天下也功苟至于位育蓋曰匪是無以盡性非將曰吾以是垂名於萬世也雖然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則極與名在其中矣而君子無心焉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洗心說示羅忠甫

昔晦菴先生極言以心察心之非以為心一而已而又

以一心察之是兩心也且又擬諸以口囁口以目視目者之為非不知洗心之訓出自易繫若是則以心洗心者亦將為非矣此當以意通難以文泥也洗心之義何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觀諸蓍卦爻亦無思無為而已然能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無思無為洗心藏密至於知識不作聲臭俱無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貢者在焉聖人洗心之妙至此蓋口與目有形者也物也故欲以

口囁口以目視目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自心洗自心奚不可者而奚有兩心之累哉然則學者曷所入曰始焉日新又新則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漸入於無思無為之本然而聖人之心在我矣乃若君子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則日新為近焉小子識之

易說示張有書有引

余以秋日遊龍門憩有書張生之别館臨别問學出手册請書余以老始學易因出易說數條書之與張

生共勉焉其說凡七章

初九潛龍勿用以卦爻之時位言當為潛龍之勿用非謂小人道盛時也龍者乾陽變化之象潛者隱而自修之義此正幼學者事也他時壯行為見為惕為躍為飛為无首皆此潛德為之故舜禹始潛至于有天下而不與

不易乎世易即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易非啻不為世所移易者也樂則行之樂即上文無悶之意夫學者邂

世無悶已為難矣至舍已是矣世不見是而亦無悶焉此則不以世之一毫毀譽動於其中程傳所謂自信自樂是也夫是乃為潛龍天德不以纖隂参也此學脉也見龍之德正中一惟庸言庸行之存其誠蓋惟潛而後能誠惟誠而後能善世而博不伐而化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即誠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忠信之業德即體業即用凡業莫不始於言辭惟言辭無不誠則業無不居而德無不修矣可與幾即惟幾之幾可

與存義即理于義之義

學以聚之聚即與敬德之聚義同蓋言凝也記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言非學不凝也學即上文進德修業之事

敬以直内言人之生也直罔之則弗直弗直則非忠信故恒敬則弗罔而直直則無弗忠信敬直未有不方外者也然必曰義以方外者即乾卦居業意也且直或易遂以義宜則大而不孤坤道固如此

傾否必以同人而同人必于野而後亨古者邑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至于野則曠邈無隅雖四極九埏莫不相通故同人于野則誠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宜其大亨可涉險矣然五位中正二亦中正以應乎乾是以既統同以辨異又審異而致同則為君子之貞而與小人之比附者叟矣若夫六五同人于宗于宗固善矣然不免隘而吝上九同人于郊于郊廣于宗矣然亦不能無限隅故止無悔而已是故君子貴同

人于野則無不亨無不通天下之志

謙艮下坤上其象為山在地下夫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而處至卑之下是有而不有卑而又卑其謙至矣故謙六爻咸吉無不利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不謙而凶故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謙而吉故也老氏得謙之一肢者也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五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六

明 胡直 撰

解

仁解四首贈同門劉仁山使君

仁自孔門發之先儒曰仁至難言諒哉或言公或言覺或言博愛先儒咸病之輒擬曰無私當理雖然亦辭費矣愚以為不若孔孟之訓之明且切也孔子曰仁者人

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覺則無弗生弗覺則弗生是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覺而生也手足痿痺謂之不仁弗覺而弗生也大哉覺乎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備矣矧曰天下國家又矧曰一身覺無弗公且愛無弗能當於理然而覺其近矣乎雖然非溺妙與用罔之謂也

予嘗讀詩至無競維人曰此夫子語仁之旨也有覺德行曰此孟子語仁之旨也大哉斯人之覺自一身至家

國天下宇宙無弗覺則無弗生是故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又曰地平天成曰鳥獸魚鼈咸若吁亦至矣而後儒猶推之曰聖人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絶學萬世開太平斯非溢言也必至是而仁之功始備曰若是乎其生且愛也而舜孔又有四凶之戮兩觀之誅何哉曰不聞人之身有贅疣癰痔刀鍼弗為貸豈故弗愛哉彼以全吾愛者大也夫人見刀鍼之施於其體未有不怵然

悲者也然而舜孔於四凶兩觀亦猶刀鉞之施於其體者也舜孔豈疾其生且樂其死哉必有怵然生悲憮然自反者矣故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曾子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又非過計也必至是而仁之用始全夫仁之功備而用全此吾聖門盡性之學所以異二氏也是故必知仁又知盡乃可曰吾孔氏之徒也

曰仁之難成也久矣門人記夫子亦以仁為罕言而子獨望之乎人人者子不傷易哉曰夫子未嘗罕言仁也

而門人記云者誤也亦陋也夫子之門高等則顔淵仲弓其下乃及樊遲司馬牛然而莫不以仁問者誠以夫子之門非仁弗學也不聞夫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苟志於仁無惡也向使罕言仁則夫子固絶人之水火且弗以君子望斯人而預待之惡矣夫子巳立立人巳達達人之心果若是與夫子教弟子猶曰親仁而曾子語文會曰輔仁乃謂夫子罕言云者誠誤也陋也且夫子既曰仁者人也以若所言

將使斯人弗之人可歟夫子曰為仁由已當仁不讓於師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夫子不尤易言哉曰然則何以入曰獨知其覺之門乎是故大學中庸咸以謹仁也必自慎獨始

俗學患不知本近世語學亦騖乎本矣然而精者溺妙粗者用罔一以為見體一以為達用以證之孔子之學非也孔子之學合内外通物我貫體用本末而一之則仁是也是故溺妙則遺物遺物未有不窒已者程子所

言自私者之流病也用罔則迷已迷已未有不妨物者也程子所言用智者之流病也二者仁乎哉學不出仁而曰自孔氏斯左轅矣

頌

衡嶽頌有序

夫天下語功德之大者唯水而水莫不繇衆山出江啟岷峽河發崑崙而淮濟竇於桐柏胎簪此人之與某所共諳也至謂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某獨驗之不然

某嘗登蕺山視奥洞始出寸雲旋布尋丈蒸蒸纚纚接乎漢表土人指曰此雲升則雨沛矣已而果雨又占雨者覦山岫則謂天作非也是故山之功德匪獨江河之出而雲雨實所從來矣古今名山東南若太和匡廬台宕浮武西北終南太白岷峨王屋清凉崆峒功德非不茂厚然奇詭窈麗寒閟嶔岑僅雄于一方且獨為神怪飛仙苾芻闍梨五匕丘古先生之徒所窟據孰有如五嶽之廣大中正高妙不測繼天地而獨慼者也是故山

之功德五嶽不可及已他四嶽某未歴某所知者衡嶽方其臨華嵡陟芙蓉視萬山眇然以為極矣然求觀所謂祝融峰者則未之覩及躋祝融又夷若岡阜非有奇詭窈罙寒閟嶔岑之異稽其遊其上則聖帝明王之所登禋也其下則牧夫豎子之所習游也而亦仙釋之徒之所閒居也某然後知至高者至隱而不為暴至妙者至夷而不為詭是故嶽之功德所為獨盛而唯古聖人為類之昔孟夫子以登泰山擬時中之聖者不謂此與

某自弱冠慕吾師念菴先生高行然少負不羈欲摳衣未敢也既壯不自已始謁而學焉當其時竊窺先生雖綜志聖功猶以二氏之門或有裨焉所謂假旁蹊以適周行不能無也及某出而仕十年餘矣就正四方名儒碩士叅錯與論以求中庸乃疑今世之學與二氏近者十六七焉與堯舜孔子近者十二三焉然心知疑而未知辨也既歸聞先生謦欬而覩諸行事藹乎達人倫日用之懿廓乎絶意必固我之私而醇然當天道人心之

正某固嘆曰先生之學斯其為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不踰矩而某之觀之也猶夫舍羣山之卓絶窈嚴寒閟嶔岑之異而幸覽夫衡嶽之廣大中正高妙不測繼天地而尤盛者也已而先生欲進某而教之也則俯焉若鞠嬰孩而不以巳主若食貧子而復誘以生道俾某則靡其虛而怠其高狎其大而迷其妙久乃茫焉自失然後知先生之學不復如向之可以窺識葢亦猶祝融之不可以仰而覩也今年之冬先生壽屆六袠為弟子者有

請席執爵跪而祝頌之禮某縻于官遠在蜀藩莫能躬致竊覽古人之事尊親其祝頌以山川為極是以詩人擬之岡陵孔子稱為樂山葢良有意焉今某無遠見所瞻止衡嶽而已而况有取類乎聖人之實者也于是作衡嶽頌托同門友王有訓歐陽文朝介小子順申斯語跪進先生之廡下而祝頌其百一焉某恂知纖埃不足以加喬嶽然不容寢也其辭曰

業業衡嶽蔭牛奠軫蟠根楚甸胎孕吳閩百粤支裔六

詔雲仍廬阜太和為隷為岷台宕浮武羣從畸零汗流
兩海沬噴洞庭交黎南貫泰岱東賔濊仁博德弘遜無
垠猗維先生克成克京不出庭户包括羣情幸甚至哉
配千億齡
顯顯衡嶽炎德孔明神靈恢張不為妖憑聖帝斯狩明
王克禋金簡兆功元圭告成天維載塡地軸以寧挐堅
日月嘘噏霧雲名賢棲跡釋仙間臻神靈托宅兕貙亦
馴芬桂表陽醴泉溜陰法天無私倣地維平猗維先生

是則是程中正明夷可久以貞幸甚至哉萬壽作朋於衡嶽兮廣遠中正醜欽其尊孰測其峻躋躡芙蓉幾千萬仞仰觀祝融曷見巔頂斗星錯之雲霞翳隱匪雲霞之翳峻不可睨以覲于兹有明靚觀上聖至高不暴至妙不覺不矜為禹舍已為舜猗維先生作配孔殷帝賓度之貊其德音氣培溟涬德裨崑崙先天弗老後天長存

三君修元公廟頌

方予尋元公羅田舊址屬州大夫羅君某祠之退伏念今肉食君子繽繽多便文自營有能㪅簿牒嚴期約不爽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瘼剔蠹羨不病民者百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病士者千不一二矣予雖云然疇克如予指乃不知州人夫果遂營廟宇一區既行覲永郡理官崔君來攝慨焉作新會領廵撫趙公檄乃復大搆語具予所撰家廟碑中二君又買近田若干畆畀公冢孫博士君某世守供祀崔君又刻公集

郡齋中皆出予畫外先是永明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邇已請廢寺崇構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勤勤著矣趙公已自爲文載碑故不詳言趙公又檄何君更脩道州城内廟亦大壯固咸有別述要此三君者非篤意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哉世求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遽有其三可不謂幸事快覩哉博士君某以書抵予曰崔君名某字某太平人羅君名某字某家銅仁其先清江人何君

名某字某簡州人三君于風教固𣪘其不𥨍事與民莫不稱良云予既謝病治農不與聞激揚乃為作頌頌曰

道國甫甫舂陵顒顒月巖濂水羅田之宮五星奠鎮左豸右龍綰結九嶷羽翼祝融是曰嶽降篤生元公遡𣲖精一近嗣中庸炳幾握要無欲為功施之公溥中實明通至理内溢奚必外窮三綱九法以叙以從既殊寂滅亦異元同闢天開地如夜斯曈啓程夫子如日斯中公隲帝右故里攸空後幾百禩化為荊蓬狐豕傂傂麀鹿

攸叢肉食者鄙疇哉是崇顯顯三君眂焉惕衷趙公旣唱三君同風五峰之柏三浯之松是斷是度是作是封荒忽奮蔚會朝穹窿枚枚寢廟神罔時恫煌煌講堂趨者維容春祀秋嘗子孫樅樅士者之來乃繹乃宗斯文之起繇繫繇隆匪自三君疇哉是功外無窊政内為道忡倬倬礧礧頌辭匪豐

贊

拙贊

有用亦既也無用亦既也有成亦徂也無成亦徂也任無用以為用守無成以為成則拙之功不菲矣故君子安拙

四公贊

范文正公仲淹

范文正公卜一宅基堪輿家稱最勝當屢出公卿公曰令吾一家世為公卿不如令一郡為之遂捐宅基為郡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贊曰人心最私私在孫謀雖有時賢懷千歲憂不營益藏必營宅丘矧言世卿有如攜取苟得以道孰為之去矯矯希文不取而與視郡人士猶已曾玄堯舜遐矣異世同詮瑋哉斯人絕利一源

韓魏公琦

公守相臺日方祀宣尼齋宿省中夜半有偷兒入室挺刃求濟公曰几上器可直千百金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故來相

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勿泄也公終不以語人後偷兒以他事坐法當死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使韓公盛德不傳也

贊曰死生大矣自古記之恹恹魏國視死如嬉旣嘗刺客復試偷兒彼偷者子知公彌稔屬公不言公竟為隱公而隱之豈曰子訒如巨海漚靡有端倪如太虛雲靡蹤可期吾儕淺夫語公汗頤

張忠定公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王均李順作亂官屬多不挈家以行又憚公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贊曰男女大慾慾炎性憒伊其憒矣百惡攸萃自匪至人涉境彌潰乃惟柳下抱婦無嫌千春竒躅誰與比肩曷如忠定處室彌年若金在冶若蓮在泥不虧不黕真性固而予衰學道舍兹疇師

王文正公旦

王文正公生平聞謗輒引咎未嘗致辨公嘗薦寇萊公為相數稱其長而寇多短公上為言之公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多準對無隱益見其忠直此固臣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又一日上示公詩公袖歸謂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俟奏改王欽若遽密奏之翼日上怒公不奏公惟引咎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對上始顧公笑

贊曰人悅榮名競徇以死孰識無名乃人之始猶跡履出而跡豈履聖賢名教匪名斯棄樹名表實以率遹遐實茍無窳名奚損加古有至人非之無悶王公休休識度彌近雖曰未學天資可聖

外祖周處士樵翁先生像贊

某孩時覲予外祖樵翁先生形修器偉俞俞焉而色康今再拜遺像宛然夙昔屹立具觀百夫之望也蓋先生長於戚時不耳末季之事故不彫其渾龐産於名族不

蹈猥瑣之行故不隳其典常某又幸今老母八袠烈節毅氣有丈夫風知予外祖所樹者貞剛而所遺者永長矧厥子若孫振振蟄蟄益足彰矣

處士張仁夫君像賛

昔之君子意不得管樞握衡則思為國醫以活乎人豈不以澤有大小而為仁則近唯張處士究農軒之玄機研越人之秘髓志與物以偕春心超世而獨炯貌亭亭兮孤鶴度汪汪兮千頃臨槎水兮酌清泠咏橘頌兮壽

且寧中流一瓠享以千金計君所活曷止百身衆合而稱之仁夫如其仁如其仁

贈評事王矢齋先生像賛

偉貞姿而修髯兮紛既有乎内𡡉韶紉蘭以蹈繩兮長佩椒而崇祉雖侘傺而顑頷兮覩機利而懷恥既侃侃而不刓方兮洵機發之如矢抑恫恫而粥粥兮豈悻直之為使苟豪曹之出割兮豈切玉之足擬乃稱力以澤物兮胡訝其不為江河而為沚瞻者則曰瑩然若玉寄

孚尹於貞璞故昌其後昆鏘珩而鳴璜矯然若鴻謝繒繳於雲漢故大其門閭起鶱而騰凰燕山五桂河汾三樹猶未足以擬其芳彼欽丰儀而稽德履兮盍締誦乎天章卬再拜而仰止兮慨疇昔以徊翔

王母劉孺人像贊

顒顒孺人閨箴孔明樸不喜飾勤且克貞蹀孟操曰追桓汲𦿅巽彼夫子抱義亨屯迺毓靈雛仲也奇珍爰慕善養何謝尹焞母曰汝學佇為國楨室融和氣族溢賢

聲終温且惠滲漉姻隣僉言壹德後必有興髦猶翼翼百世儀刑

介齋蕭先生像贊

奕乎冠纓之胄蔚乎黌序之英六翮脩而南溟未徙三花備而千里靡征逦藏輝而匿耀爰遺世以葆真夷猶兮禄罔之巔扣革兮螺水之濵人咸知景介石之君子蒹葭之伊人而不知其外嶔岑而莫犯中履坦而平平於戲有頎其軀如松如筠有腴其色如璧如金稽其事

嬀母小心翼翼兼備乎鞠養教子嗣義方凜凜式抱乎
席珍允哉其不詭於儒紳嗟翁已矣偉茲儀刑

蕭母嚴孺人像贊

贊曰詩歌淑慎易著安貞維母斯迪名閫㦸音孝敬溢
乎梱棫溫惠孚乎宗姻相彼夫子鷄鳴之義尤篤式穀
爾嗣熊丸之風有徵婦則母儀已秩秩乎可程矣乃若
造家同拮据之艱履儉佩絺綌之箴不僭不差有脊有
倫是雖丹青莫為之狀予靡得而詳舉云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岑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七

明 胡直 撰

策問

問自三代以下兵家者流獨喜言智算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或者謂非仁義之師良然矣然詩美大將則曰克壯其猶易戒害成則曰機事不密孔子行三軍亦云好謀而成則智算若

不可廢者不識古聖王仁義之師果皆不用智算如陳餘房琯自矜儒者聽其善敗可欺茍不聽其善敗必如易詩孔子之言則謂仁義不廢智算亦可欺至如峭谷兵寡兼行增竈智矣今若兵寡可復增竈乎歷城運竭唱籌量沙智矣今若運竭可復量沙乎不戰收保衆指為怯卒至以奇陳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留兵分屯人訝其遲卒能以重兵大擊先零降斬四萬有餘

此皆以智算勝者不識今若禦敵亦可襲而用之歟或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虛虛實實形人而我無形以極於神且微者此兵家勝算之妙也不知亦有可指言者或又云善廟算者先間諜今用兵者既不善間又多以偵諜失真致敗果何道以致其真庶有裨于仁義之師歟凡此皆兵家要機爾諸弁士訓習有年矣試悉心以對用觀折衝之略

古今談兵事者浩矣檢括其論議甄別其功用則其家有二蓋言仁義者下智算語智算者迂仁義二家之說交持域中而世之用之者則咸睍睍睢睢左仁義而右智算趨若江河變若風雲若是者何也則言仁義者之過也彼言仁義者曰仁義之師堂堂皇皇惟主於問罪令自服而已故有舞干之格而無寢鼓之襲有因壘之降而無絕幕之誅若乃區區伐謀致勝是為詐力而已儒者不道也嗟夫是說也其于智算眊矣而仁義亦未

為瞭也愚請姑言智算兼明仁義漸復明問可乎今夫天下有上智有中智有下智何謂上智治未亂保未虞其為化理感通者豫也故有協和之德斯成舞干之化有求寧之政斯致因壘之效彼二聖人者豈一朝夕然哉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是也斯非上智哉故上智即仁義也外仁義無上智也何謂中智蓋世主非先有堯舜文王之治一旦內憂猝起外患洊臻人臣上急君父中援社稷下壓生民徐俟之則血已赭於原隰

微懐之則燼已飛于都邑近募遠徵日銷萬金主震國揺生民咼沸當此之時乃曰我為仁義不用智算内不能為可勝外不能得敵之虛實而制其變坐視危亂莫之能救是不仁義之大者也故田單不為火牛炫燿則即墨將為墟陳平不出女子于城髙帝且坐虜矣此必不可也然猶曰田陳不足語也不曰郭汾陽伏士壁内陽為逃遁以敗慶緒范文正容備板築不告士卒而城大順是二君子者覩其心何心也故智算者仁義之妙

應也以其未能先圖而出應變故曰中智何謂下智則詐力是也若劉先主欺劉璋而奪其國唐太宗以宫人私侍髙祖而脅以臣突厥此固不可言仁義而亦難言智算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君子之心必出于此而後可以用智算繇斯以談智算而謂之仁義者無他以其出於公焉故也智算而謂之詐力者亦無他以其心出于私焉故也知此則執事之明問可復矣今夫天下之事既出于公尤必準諸經折諸聖

而後可以無憾執事引詩言壯猶易言機事以及孔子所稱好謀則既準經質聖瞭然知有仁義之智算矣又豈獨曰仁義不廢智算已哉若夫孫子所云多算勝少算不勝其言雖有符於詩易孔子而其心則純以兵家為詭道以伊吕為間臣是亦惡足與語仁義也哉至于陳餘紲廣武不用而斬于泜水房琯用劉秩車戰而敗諸陳濤是非獨不知智算則亦未可言仁義者至哉仁義之智算可易言乎何則兵家有不可豫圖之變時勢

是也用兵有因時審勢以成致勝之機虛實是也夫曰不可豫圖則執成見以馭之者必格而左曰因時審勢則席故智以行之者必膠而漏虞詡兵寡兼行增竈檀道濟運竭唱籌量沙此不足而示之有餘所謂虛者實之是也今若遇兵寡運竭而復用之則亦觀于其勢而已茍有善者雖虛而虛之可也李牧椎牛饗士不戰收保趙充國上書闕下留兵屯田此有餘而示之不足所謂實者虛之是也今若遇疆埸有事而襲用之則亦審

于其時而已茍有善者雖實而實之可也雖然虛實豈可以定擬哉時勢者其變也强弱羸絀大小治亂衆寡勞逸堅瑕遲速者其形也庸將泥形以待變故我有形而人得形之智將因變以制形故形人而我常無形愚也請指言其一二而執事試採聽焉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言貴多也故王翦取郢非六十萬人不可而謝玄則以八千精鋭涉渡淝水破苻堅百萬衆此多寡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言貴逸也昔王

國攻圍陳倉不克疲敝解去董卓謂歸衆勿追皇甫嵩率兵攻之連戰大捷國走而死而段紀明追羌出奢延澤輕兵一日夜行二百餘里擊賊破之至士卒飢渴又勒衆推方奪賊令鮮水上此勞逸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孫子教田忌取上駟與中駟取中駟與下駟蓋攻瑕之方也而韋叡攻魏小兒城反先挫其驍勇因以拔城此堅瑕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兵貴拙速未覩巧之遲也故李靖征蕭銑秋

濤漸漲諸將請江平進兵靖曰兵以速為神於是進兵銑卒以降葢用速之利也而郭子儀討賊邠州諸將請擊子儀曰客深入利在速戰吾緩之賊自擕貳也已而賊果敗走此遲速之形不可預泥也夫兵家衆勝寡逸勝勞堅挫瑕速摧遲此常形也然善者用之則反以之相勝者何也玄固知堅衆之可亂而段知東羌為易與叡知己子儀能知彼故也若是則兵不可以定形不可定形則不可以窮極故守之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

衆寡之埶分攻之動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竒正之埶

從作之若轉圓石千仞之上作乎不得不作止之若散

㵿霧皎日之下止乎不得不止故曰兵無常形能因敵

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又曰神乎神乎至于無形微乎

微乎至于無聲嗟夫此虚實之極變也然而非間諜不

能致也埶事策未又以間諜為問愚敢不為埶事盡之

今夫間者離人者也彼離人君臣父子其為仁義者必

不忍也然為間以間與國則不可為間以間寇賊則雖

仁義弗之違也故陳平用於閼氏而主全忠武用於烏珠而國賴是故間者仁義之師所擇而用者也若夫諜則不然諜者所由得敵之虛實也用兵而不知敵之虛實猶登山而不知道之險易不知道險易雖孟賁罔弗顛也不知敵虛實雖太公罔弗僨也故諜者兵家勝算之權而仁義所必資也豈獨裨仁義乎然今之時用兵者不知用間諜雖用矣不能得敵之真此其故何也則孫子已言之矣孫子曰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非獨

言間也諜莫不同也今欲得敵之真豈有它詭哉其惟制其命而厚其賞乎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過此相守一月則費且三萬金相守三月則費且九萬金然獨愛千金不以賞間諜而忍於僨蹶喪師辱國而不顧非生諡至愚者不爾也乃令天下未見有千金予間諜者又烏能得其真乎雖然蓋猶有本領先焉今夫射者之教射使衆工人教之則必有惰弓使后羿教之則人人矍視而持滿矣匠者之教匠使衆工人教之則必有佚

谷使郢人教之則人人運斤成風矣故將者國之后羿郢人也自古國家未有不得將而可語用兵者故茍得孫武則宮壼之姬可使赴湯火無難也茍得郭子儀則市井之衆可收召而趨敵也茍有韓淮陰諸葛忠武則囊沙背水之策木牛流馬之技可不督而能也今天下羽檄日馳邊隅報敗者非兵法亡也以不得將之害也且今為將臣秉鉞掛印開府俟食者豈無人哉然號而問之曰孰可為孫武郭子儀非獨人弗許彼固無任矣

是法雖存其又孰舉乎將不得法不舉則邊陲事愚莫知所終矣雖然昔者韓信一亾卒耳蕭何一與之語即知為大將髙祖即信而拜之孔明一耒夫耳徐庶與處即知為卧龍玄德即任而相之不知蕭何徐庶曷為憑空言得真將耶今天下脫有抱仁義智算之士亦或有如二子者不知今之君子曷由識而取之是故用法固難而得將尤難得將固難而識將尤難試以是登而獻焉可也

問學術為天下裂廓而正之者存乎其人蓋自孟軻氏没學者不一家楊墨之下可略而言稽之周秦之間有鬻熊子老子已而有南華沖虛文始三子有子華亢倉鄧析鶡冠尹文子五人有慎子鬼谷子文子商子孫子吳子尉繚子公孫子韓非子孔叢子其最著者荀子漢六朝之間有新書有繁露玉杯淮南鴻烈有論衡有潛夫論有昌言有申鑒有說苑有中論有世說其

最著者揚子文中子唐宋之間有天隱子玄真子聱隅子有潛虛有意林其最著周子程子此數十子者總之則道德縱橫刑名儒家者流國朝儒臣宋氏葢嘗疏别而詆排之始以鬻子終以周程其歸依可知已要之夫人之學各蔽所見而失其本若道家葢求其本而過者也縱横刑名則依彷之以相馳騁而儒者反屑屑於其末其極則博而寡要宜不足回數十子之輈也

嗚呼周程至矣非所謂由本達末者哉今之論學術者欲令數十子咸知所歸依豈亦當反觀其本者歟諸士涵泳問學久矣矧昔海濵嘗有嚮道君子出焉由其説廓而正之諸士責也曷

正言之毋辭

三代而上道術出于一故行道者衆而言道者希三代而下道術出于二故言道者衆而知道者希夫道之在天下有本有末本者人見其藏於内也而不知非内也

末者人見其散於外也而不知非外也非强一之也雖頃暫不得而二也不觀諸日月乎今夫日月貞明之體至約也而其耀下土皦八埏鉅而山川細而草木莫非日月之末光豈嘗有二物哉自人之求日月者或獨索諸貞明之體則嘗拒山川草木之光而眇忽之是固謂失也而愚者謂日在淵而逐於淵狂者謂月在江而攫於江則其失益遠矣是本末二之也嗟乎此所謂後世之語道術者也夫道之本果安在哉心者斯道之日月

也性其貞明之體也率之為五倫散之為萬行置之塞天地橫四海貫古今則貞明之寓於山川草木者也是則有本即有末夫惡得二唯孔子既没大義既乖微言幾絶而天下之異議起異議則二之為患也雖孟氏獨得其傳而當其時固已有楊墨諸子並駕其說於天下故孟子曰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彼楊墨孟子既距放之矣庸知其後愈熾愈慼言人人殊何啻駕五車汗九牛哉然則廓而正之者

寧不望斯人歟執事發策以諸子著述下詢承學將廓
而正之而愚非其人也請得而彷彿其大都鬻熊著書
二十篇老聃著五千餘文莊周著内外雜三十一篇
世稱南華經列禦寇著凡二十篇世稱沖虛經關尹喜
著九篇世稱文始經至於文子研著十二卷亢倉子九
篇鶡冠子四卷子華子程本著十卷鬼谷子一名玄微
子或云即王詡著十三章孫武著十三篇吳起著六篇
尉繚子著二十四篇公孫龍著六十四篇尹文子著二

卷韓非著五十五篇孔叢子名鮒著七卷荀況著三十二篇此則周秦間之著作者然猶有曾子子思子言子管子晏子者世皆知其贋故弗及也漢六朝之間陸賈傳並有新書暨董子玉杯繁露世咸偽之淮南鴻烈解出漢劉安招集其徒著二十一篇論衡出王充二十五篇潛夫論出王符凡三十六篇昌言出仲長統三十四篇說苑出劉向二十篇申鑒出漢荀悅五卷中論出魏徐幹二十篇世說新語無足論揚子法言十三篇文中

子王通門人所記十卷唐宋之間天隱子或曰即司馬承禎所著凡八篇玄真子出張志和十二篇聱隅子出宋黄晞凡十篇潛虚出司馬公意林唐馬總會元撰其他作者百家咸弗論嗟乎自周秦而下何其多言哉何其多言哉不有周程則漫然無旦天下曷所趨國朝儒臣宋氏嘗著諸辨以為鬻子非自著於老子稱豪傑士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獘至貽虚玄長晋亂之機於莊子則惜其未見孟子於列子則疑其多同竺法於荀

子則譏其才甚高而不見道於揚子則云雜黄老於文中子則辨其附託而取其為近其他評隲是非鑑别真偽若辨白黒而於篇終則惟以周程為歸宿其旨瞭矣然而未究本末之實未致幾微之辨則趨者終莫已也葢孔子既没其本末一貫之宗先本後末之序傳諸曾子以逮軻没不得其傳獨西河以文學名其學尊聞見謹器數後代傳之寖失其真至有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究故譏者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幸老氏直

窺本原已出久矣而其言象帝之先知常曰明其與大易先天不違神明其德之旨無以大異謂其無得于本不可也雖然至于此而愚有二慨焉嚮令老子者從是而培其本順達其末不使失序則何惡於老哉彼則以本為精以物為粗嗒然獨與神明居而竟啚其末迫焉後動不得已而後應此則所謂獨索貞明之體而拒山川草木之光謂其本之能正亦未可也此一慨也當其時又令吾儒咸務其大而先其本不牽於聞見器數而

漸進其末則為老之徒必曰儒者之道有本有末而大學之序先本後末一何其全且中也彼之賢而叅智者必有歸也然吾儒者猶復以末為先以六藝為工以聞見器數為上至爭一典一器之是非攻若聚訟膠若刻舟誠有累世窮年而莫殫者則彼將憚其艱若其多而悲其泛不反顧而走哉是吾儒之驅之也甚矣又何異乎逐日於淵攫月於江而竟忘其本此所謂益失之遠者也此二慨也由是莊列鼓其波諸子煽其焰而天下

不之儒而之老者葢紛如矣是故谷神不死玄牝之門則神仙家之焉聖人不仁芻狗萬物則刑名家之焉將噏必張將弱必强則縱横家之焉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黄石張良之徒之焉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則蕭曹與漢文帝之焉然蕭曹文帝卒使天下食寧一之福致刑措之盛終漢之世而老氏不為無功雖然使語以五倫萬行塞天地横四海貫古今若堯之協和舜之風動以及鳥獸魚鼈咸若若此者老氏寧

有之歟然則有志斯道者欲廓而正之者果何以也嗟乎本末之序愚既言之乃若幾微之辨謂不以老氏常啇於其内而後儒徒涉於其外將本末胥病之歟漢儒他勿論若揚子益嘗考其年無仕莽之實而宋氏已病其涉黄老矣文中子雖近而附託淆訛終駁書耳執事謂人各蔽所見愚不意一蔽而千百年之久也其不足以回數十子之轅亦曷疚哉天運往復于是乃有周程二君子出周子通書則以無欲為明通公溥之本程子

則以大公為順應之本而尤致意於性無内外之一語其於聞見器數末皇急焉當此時非獨有老盖亦有釋獨賴二君子倡明其間天下乃知學之有本末而先後之序亦彰其視二氏與他諸子猶日月一出而羣星不得以肆其甚孟子以後至是一明豈非廓而正之者之得其人歟然廓之者未幾而蔽之者復衆所謂蔽者又非若諸子之舛謬怪賊也盖末詳則本略此重則彼輕其勢然也于是天下士莫遡其源則又鮮之老而多之

釋焉然而儒者猶復增壘濬塹以拒其來歸乃至吾儒中有詳於立本之旨明於先後之辨者則槩以二氏拒之嗟乎大學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此謂知本後儒咸倒置焉愚不知斯道之奚所底也我朝成化間海上嚮道君子若陳獻章者初非不知求諸繁也蓋其始從臨川繁而無得乃反觀而求之約體道於勿忘勿助之間悟道於至近至神之妙固已近登濂洛上窺孔孟而多自得矣其時天下識者至

稱之活孟子云愚讀其言曰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則我物猶二也其於程子性無內外之旨猶未盡也雖然其亦今時之詳於立本者歟其間博極羣書者反詆之為禪然則今天下之語學者益轉喉而觸之諱矣學何由入道何由正學者既莫取衷而彼嘵嘵若數十子者何以回也雖然執事已言之矣斯道猶日月也日月之明體未光雖各因於所見而日月自若也知本之學非曾子始言之孔子蓋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然非也予一以貫之由是上稽帝王之業弘矣而其學曰精一曰建中曰懋昭曰緝熙敬止蓋未有不始自吾心本體之明者也吁世之任道君子豈無有揭日月而行之者與而執事曷憂慁生竊有志焉幸進諂以竟其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八

明　胡直　撰

題跋

書大司馬許黙齋公録襄毅公疏草後

右疏為大司馬許黙齋先生録其先襄毅公所草上武皇帝者當武皇帝時羣瑺竊柄導上佚遊媟嫚極矣而襄毅公方起廢為大司馬則奮然曰是不可獨攻其標

故因經筵有見疏言帝王之學在養心親賢而經筵為
首務推此類具陳之於乎大哉言乎雖古大人格心之
道曷以踰焉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務不少矣然元聖上
賢交議文陛之上則獨以道心精一為授受以兢業伕
欲為勸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務先之彼豈不欲咨實政
而亟為此窾言哉誠以天下治忽之機在人主之一心
而心之難操又非可與衆庶論也故雖以元聖輔之上
賢猶懼罔念之為狂而況武皇帝左右狎溺蕩心伐性

且十百尋常者乎是故公當其時人不與適政不與間乃奮其衷赤以帝王之學爲言意庶幾焉君心憬悟獨斡于九重之容則彼幺麽者何足難更置哉雖其時言不必行然昭然遡覽爲政治先計若標世之大臣知此義者何可多覯也此又豈可與拘攣淺儒者道哉某少聞當時卿士閣臣朋力攻瑾期致之法公獨曰此屬得疎斥足矣過峻懼必有甘露之變已而果然然則公之能爲斯言良有斯疏也不然公豈獨鏡其末而未究其

本與公生平弘量遠識推轂名流為一代宗臣其征牙木蘭也雪夜深入大破敵兵獨大土剌守者八百人公皆諭而下之不戮一級以為功議者謂公有致身之義斯有格心之道又豈不然哉然則公所謂本末可槩覩矣默齋先生識量德位靡不同符而居勢之艱猶若倍之異日崇勛峻烈炳在史之世家固不以某小子之言稱也辱先生出示斯草屬題簡末乃拜手誦服用抒仰止且以附名焉非敢謂知名賢之世德也

書唐荆川先生夷齊廟詩後

唐荆川先生示予謁夷齊廟詩詩末引王臨川疑夷齊叩馬事不經見因自以意論夷齊與文王同心則不得不與武王異志以此信其叩馬之事無疑是固已辨矣而猶未足以致其實葢近世多以叩馬之事出莊子寓言而太史公誤信然予觀左傳臧哀伯之言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夷齊誰也且臧哀伯前孔子數世去周未遠其言或可信以此證之則

叩馬之事亦傳之久矣其不創出於莊子明矣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則伯夷又何嫌其與武王異耶且伯夷之論在天地間何可少而臨川膠於一是而非之亦拘矣孔子又言夷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而臨川謂伯夷死於北海及來而死於道路與夫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其說皆無據矣

書青尉傳後

余讀青尉事未嘗不憮然自悲泫然而追思下涕也青

尉龍陽幕官耳因民潦傷叩閽蠲賦不報遂雉經闕下死皇祖悼之錫之廟食而邑賦終免此自史籍載記未有覩者尉可謂獨行君子矣借使尉居幕職上尉所為又何若也予忝監司分隷茲土目稔潦旱又若衝疲民之蒙盬蓋什伯於尉之日每有興革不能以去就爭之矧能如尉之自捐其身乎夫天下事莫難於任苟能任則四海之内均為巳責苟為弗任則雖其職事弗為責矣古之任天下者一夫不獲引以為辜矧一邑乎若尉

則與古人之心又何擇焉人謂青尉過此任者過也奚過爲然予見今之人有當職弗之任者矣予故始而自恧繼而追思不可置悲嗟嗟乎青尉

書蘇子瞻書傳後

昔唐荆川先生語予曰曾見蘇子瞻書傳乎曰未也盍求之嵗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諸鄉大夫張中丞得其寫本讀之益知蘇氏之學益予自壯後始能讀蘇氏文喜其言能自立不爲詭隨其論當時大計是非利害開

闔抑揚皆有本末可以醒寤人主措諸事功不誣及讀其中庸論乃知蘇氏未有得於性道以至强非而妄斥則又恠其自立之過今讀其書傳誠有篤論獨其訓欽明文思則指以為聖人之才舉五教亦與孟子殊其病略與中庸論同然後知君子之貴於聞性道也雖然若蘇氏父子其學皆嘗遠探於經而博取於傳以發其中心之誠然所謂一家之言是已其視今之棄經尊史附和影響者則大不侔矣乃歸其本張公而寓書其末云

書郫縣志後

往予閲及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嘗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説往來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翼孔顔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禄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

無以決於心最後讀揚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

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簒位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益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縣是

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窂我一以為遊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

之言而畢其說

讀鶡冠子

鶡冠子稱一壺千金韓子讀而悲之予讀則尤悲焉夫得壺於汝泗則濟者十八於江漢者十五於東海則十壺無一濟然俾壺有一髪之漏則汝泗猶東海耳嗜欲之賊道雖聖人不無文王至德猶必無然畔援歆羨而後誕登于岸葢文王猶乘筏度溪澗耳若賢人之慾則汝泗也其次江漢也其下則東海矣今者欲濟東海舍

萬斛舟而乘漏壺此予尤悲也夫

書陶靖節集後

某少讀淵明詩喜其辭旨沖逸不犯功力而未知其幾于道嘉靖乙卯秋忽夢侍先府君談詩先府君曰詩人最淺陋者為孟郊郊得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是其器與辭咸淺陋不足觀某因質古今詩誰勝先府君曰無踰淵明某竊心識之次年登第乃寤先府君預用以示警然因是益喜讀淵明詩反覆讀

至神釋諸篇然後知淵明之幾于道而杜子美未悉也不然何其明三才之中重魯叟之思乃出于道喪世衰之餘若是乎勤且篤也而世止以隱逸忠義槩之亦淺矣然淵明以彼其資乃終逃于酒弗能大有明于斯道豈亦未有以參三才之學告之者歟噫使斯人果與聞於學則冉閔儔矣乃益寤先府君之啟予者深也暇日復讀淵明詩因追書于簡端

書神留宇宙卷後

是為文信國集杜絕句墨蹟有予邑陳海桑先生題跋予少嘗假閱陳氏共之則諭之曰是神物不可狎狎則懼風雲勃生座間將變化翔去也予且見予屋極將有白虹紫光燭天而照夜也予雖不識書然知大山長河不可以蹊徑辨予善寶之垂三十年是書歸予友王有訓氏有訓遂請諸先師羅文恭公題曰神留宇宙續跋其後又七年予起畎畝將行有訓攜以贈予予謝不可有訓曰子不知信國不有其身吾黨又安能長有是翰

墨乎吾不以授子子不吾受皆非達也子又不觀信國方坐卧小樓日有數死焉而其字勢獨閒遠自得有隱士逸仙翩翩凌雲之氣宋之天地裂矣而公獨以一身障之公之雄槩加萬古矣觀其字畫又皃然出埃𡏖若不以世故滓其靈臺是豈易言哉是豈易言哉子姑藏而繹之予于是再拜受而識諸卷尾

書復合溪子語

隆慶辛未之秋予偕合溪子從端州返西粤舟中過從

語學日有相發合溪子曰往見子詩嘗援用釋氏語得無令後世惑乎予之語志學也必自孔氏求孔氏之宗必曰仁體夫詩言志也志在孔氏而用釋家語可謂志乎據觀子詩後必傳子乃以釋家語惑亂後世可謂仁乎予應曰往作詩誠有之亦偶適逸興已爾非必信從其學者也今不作詩六年矣矧釋語乎合溪子奮然曰吾期子為孔子作千萬世人極豈淺淺哉子以後慎哉無為此予聞之不覺憮然色阻謝曰不敢敢不如教已

而默然喿括自心尚荏苒視孔子若未必能臻視千萬世亦若不以予一人重輕其間也乃知予平日自視尚眇薄其于仁體未誠有得矧予去孔子耳順年不遠矣今若此予將何以求孔子哉予將何以求孔子哉雖然予舍孔子無為學也自今日至千萬世非夫人之責無誰責也於乎中立天地負荷宇宙余雖嚮老矣不敢復諉正其鵠以中之竭其才以至之古人云死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此余事也其能否臻于孔子與夫千萬

世之重輕非余所當計也因書此志慚并貽合溪子共勉旃次年合溪子遷閩藩行始書而貽之

題宋高宗所臨蘭亭帖後

余曩藏宋高宗題小李將軍畫二得是帖點畫無不合知為高宗字無疑嗟嗟高宗何時也固乃慫情仰膽而殫精洒翰棄忠武中原之烈而躭右軍梓澤之風卒之身辱國癉禍貽中夏至為慘毒可不為大哀乎是故藝成而下物玩而喪匪獨人主君子取游焉可也

書子昂擊壤圖

子昂畫擊壤圖又自為跋語出袁柳庄家藏余得之句曲曹生覯子昂跋語自謂有感不知子昂當宋末運感而為之耶抑元初為之耶於乎當今之時堯舜在上非宋元可幾萬一然邊圉孔棘吏上計先催科海内黔首窮蹙視二十年前加十七焉民未嘗不耕鑿然欲嬉遊擊壤不可得矣或者咎諸法乃神祖聖宗法未嘗不善也今之君子尤喜言法然而斯民若是懸絶何也儒者

有言誠心而王則王假之而霸則霸今曷縣使上下皆誠心為王耶果誠心矣又曷縣使邊圉不棘催科政舒民得嬉游以樂生耶子昂衰世不足言今如盛世何哉或云前畫出子昂其後跋字為贋予不暇深辨姑書而藏之

書鄭使君家藏祝枝山書

書末藝耳然亦未易言書家以畫沙印泥不落蹊徑號稱最妙者亦非可以强致大要在捉筆得法令鋒行畫

內積久而神凝天放自臻其妙縱之則騰猿飛𤜶怒猊奔驥奇詭不測亦自不踰矩法之內所謂如珠走盤不越於盤者其圓體自致也彼捨中鋒而以側媚豪宕襲似之者則亦如優孟學孫叔敖其言言笑笑雖得近似終不離伶工相耳又如人之生具精神行骨肉之內則骨不孱肉不溢而秀傑之氣自著不然雖嫵若少女驍為健兒其神氣無觀也予嘗習觀弘治以前書咸出中鋒雖有未工其生氣自殊正德後則古法蕩矣予間以

語一二工書者靡不掩口近時海内工書推文衡山祝枝山二君誠一時名家盛行在正德嘉靖間是卷出祝君為莆陽鄭公宰河源時所得君時尹興寧與公往復唱和及倣效諸家辨論各體可謂富矣其書法後必有辨之者予不假言也予獨羡公遺子孫唯圖書文采風流到今可想見子壺陽使君出示屬為之題因漫書簡末使君世工書視何如也

書丹鉛總錄

丹鉛總録新都楊升菴慎所著初各本散録近好事者
始彙刻為總録世咸稱升菴博物為一時冠予獨疑天
下物未必能盡博偶得是録因揭首册一二條以身所
經嘗者較之則所録誠不能無繆予然後知天下之物
果不能以盡博然亦不必盡也今畧記下方云
升菴録稱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為亦有之其泉
皆油爇之燃人取以為燈正德間方出予嘗仕蜀駐雅
道邛詢昔唐時有火井縣以井中出火故名袁天綱嘗

為火井今今縣與井俱廢而其地已隷天全招討司厥後火井乃復出于潼川州潼去邛近千里予寮趙僉憲親往觀云井水故冷土人以物引之常時烹鹽煮繭至今為然此火井大畧若嘉定犍為乃油泉非火井也其泉果類油今吏部洪雅陳君語余曰渠家亦以油泉燃燈則知與火井異地亦二物也而升菴説混矣升菴又謂積陽之氣所產何獨此二方有積陽耶又何邛之井始陽而終陰耶此皆不可知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

此之謂也

太史公自序上會稽探禹穴升菴訓云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又曰禹穴在蜀之石泉縣禹生之地近劉廵撫捜古碑刻有禹穴二字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嘗遊綿石泉實屬邑因令人之石泉塌禹穴二字字方丈楷壯奇偉然未著姓名安知出李白又考太史公稱禹黃帝之玄孫父鯀封崇不曰在蜀蜀安有禹生之地獨史記註引蜀王本記云禹本汶山廣

柔縣人也又考廣柔自隋時改汶川取汶山導江之義括地志又云禹生在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其地去石泉數百里若是則凡言禹之生蜀者亦無定在又安知果在石泉否也此皆數千載以上事相傳淆訛好事者所書惡覩其實雖博古士亦惡得執言之也書曰蔡蒙旅平書傳與水經咸言蔡蒙二山在嚴道嚴道即雅也余固已疑之升菴則云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余尤不信余嘗仕蜀駐雅尋蔡山殊眇不稱名若蒙山則實在

雅之名山縣山峻甚難登余嘗登巔有唐時古茶樹約二三十頭其茶今上貢品味絶天下余得一二勺以療病神效詢故老及鄉縉紳云古稱蒙山頂上茶是也而世繆以東蒙山石蕞當之豈亦所謂幸不幸耶鄉縉紳又出升菴所作蒙山茶辨余曰升菴既辨茶乃云山在雲南何耶皆相與大噱雖然自書傳水經皆在數千載後其是與非不可知乃若雲南未經禹績而蒙山不在雲南似必可知也

書云岷山導江註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又水經稱岷山在蜀郡氐道縣江水所出酈氏註云在徼外今未知氐道何縣大要稱徼外則岷山非在今之汶川縣明矣葢太史公雖以岷汶字通用然汶川實古廣柔縣至隋時因岷汶通稱之故遂改廣柔為汶川則太史公所指汶山豈端在茲縣哉後人不考遂謂岷山在汶川縣非也升菴所引蜀王觀汶水之流語亦非余嘗至汶川詢故老求岷山茫無所得復問江源則江已可浮方舟

矣溯江求之三日至松藩江雖狹然非源或云在彰臘余詢彰臘守備官咸云在陜之岷州岷山自岷州岷山出穿西戎地始至彰臘蓋其先岷為蜀轄故岷峨配稱且稱松岷云余因考一統志稱岷州城北果有岷山山黒無樹嗟夫天下事不出真見必得真聞乃可信而後之儒者槩以簡冊胸臆決是非左矣左矣升菴别篇云江源實自西戎萬山來是説為得之

書三妙卷後

是卷為白沙先生自書春日詩凡幾首余邑侯仁卿唐君得之以其詩與書兼妙也而出先生手彌足重故稱三妙爰示某題之某稽病未有言已而挾入山伏居奥洞日對層巔嶔巖峭壁麥石窮奇極勝若或為之剞劂雕琢而絶無斧鑿跡乃嘆巨靈之工雖百郢匠莫之措也而以擬于先生之墨妙其竒勝出自然者殆不可軒輊之乃亦巨靈為之非耶嘗考先生始從吳聘君學未得因反求諸約端居久之然後洞見本心之體隱然參

前倚衡而以應務觀書若馬之有勒水之有源始滇然自信曰聖功在兹而其語學遂一以自然為宗故其放于翰墨者亦即與天者相出王盎先生之巨靈不在外矣世不知先生之巨靈取諸衷乃徒為剪綴將枝枝焉修葉葉焉排而求為奇勝以規名于後世其不自賊其天者希矣唐君後先生出東粤將亦反求光大先生之學故以余委余固自顧瞠然而不能已于言

書張果傳

吾嘗讀列子稱季咸能知人禍福夀夭如神而卒不能相壺丘子自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誰何予以為此寓言也今偶讀舊唐書張果傳言邢和璞善算人玄宗令算果夀年則莫知其甲子又有夜光者善視鬼與果並坐而終莫能見以果之藏於虛故也乃知壺丘事非誣又嘗覽忠禪師者示三藏觀競渡弄猢猻則咸知之已而為之無心則三藏莫得而測何則夫人形動則人見而知之心動則神見而知之惟無

心無意則鬼神不得知而況人乎此非獨二氏雖吾聖人之無思無為者無不然也然則聖而不可知者葢必有之而遽難言也

書王庠經説

昔王庠以經説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唯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為名言予以為孔孟作六經歸於一定非

孔孟故為定也性至一也然孔孟大要在知本反約而後儒註疏乃至逐末騖博臆杜撰往往強孔孟之言以就己意益騁其射覆之見著為畫一之論大學親民易繫窮理皆孔子之訓也其在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此親民之旨也今必改曰新民新民雖亦通而不知其與大學本旨有間也其在繫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其本文相屬也今必訓曰窮至事物之理舍理於義之本文而增贅事物於其間而不

知與繫辭本旨彌遠是則孔孟雖定而後儒不以為定何尤孔孟哉夫孔孟在知知本反約故常定於一而其萬之不齊不必定也後儒逐末騖博故常取其萬者而定之不獨萬之難齊而終失其一也噫孰知其愈趨於末愈騖於博而愈悖而馳也暇日偶讀庠之言感而書之

書松原別語册後

某將入蜀時其友王有訓歐陽文朝王信卿以册求先師羅文恭為贈語公卷卷以實脩期以收斂靜定入益

嘉靖癸亥春也距今已十有七載公與文朝先後去世而某且皓首踰六又三矣册中云自蜀歸以實脩者盡言之公之策直至矣既公殁後四年某始自蜀歸尚未有真得悲哉俾某果實脩而有得亦安得公為言之况到今仍噺斯語回顧不尤悲哉又云論宋學則首明道而疑濂溪夫濂溪無可疑某亦曷敢妄疑濂溪哉益嘗疑太極圖說不出濂溪手非謂疑濂溪也某獨未嘗明舉以告公致有疑之之說是亦某過也雖然某所欲質

正我師者詎止若一二册中語哉乃敬識諸簡末以洩予悲且用為惕雖然使師在今日其為予策且惕又何若也萬歷己卯重陽之日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八